

人子

鹿橋

人

子



人子

著者	鹿	橋
發行人	沈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92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定價	新台幣70元	港幣12元
初版	中華民國63年9月	
十五版	中華民國70年1月	

有版權·也有著作權

前言

人子是寫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看的故事。九歲以前的就由母親講給他們聽。

只要喜歡聽就好，不一定要都懂，不但是聽的人不必都懂，講的人也不必都懂。因為我不但寫的時候沒有想這懂不懂的問題，到現在自己也未必真懂得都說了些甚麼。可是我寫人子故事的時候始終都很喜悅，現在寫完了，心上直捨不得！

言

前

這懂不懂的話是指故事裏的意思，不是指所用的文字。人子的文字都是簡單、清楚的大明白話。描寫的风光，情境，又都盡力避免文化同時代的狹窄範圍，好讓我們越過國界，打通時間的隔膜來向人性直接打招呼。書中人物都沒有姓名，除了很明顯、有必要的時候，故事發生的地方也都沒有地名。

這樣，這些故事既然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真經驗，就可以超出個別的實際經驗讓我們不分彼此，欣賞一種同感。

人子的章法也很簡單：「汪洋」孕育着所有的人子故事，「渾沌」給它們做了大結束。同時，看了「渾沌」之後，「汪洋」就再也約束不了那少年航海手了。

自「幽谷」到「明還」，一篇一篇像是作加法：一加一，加一，加一。『明還』裏幾次呈現一種渾圓又運轉的意象，把「渾沌」引來。『渾沌』則做了乘法：變化從此不但加快，而且可能性也忽然增多，因此可以達到無窮！

於是，才在冥冥之中意識到永恆。

永恆是靜的。靜中又蘊藏着無限的動的可能。

「不成人子」是反照全篇的一段文字，也是一個小小的標點符號。像是一個小釘子，把這些虛幻的故事最後還是牢牢地釘在人間。人間就是這些故事的土壤，這些故事應該深深埋在這土壤裏。

看人子最不宜拿一篇來比一篇，更不要拿人子跟未央歌比；將來也不要拿人子，未央歌來比六本木，或是許許多多我還沒有發表的文字。但是恐怕終不免被人比來比去，因為目下這個世界太愛比了。

在這裏我不禁要說一句話，就是凡是有章法的結構，每篇必有它的情韻、地位同責任。像一席菜肴一樣，必要用心配合排列。若都是大輩，或都是醬瓜泡菜，那怎麼可以？但是客人若祇愛喫一個味道，那就祇好給他一菜一湯的客飯，不能爲他備辦筵席。

其實不但是一個人的作品，就是他的一生也恐怕有個章法，不過不容易一眼就看出來。

從渾沌又回到渾沌，從清虛又回到清虛，宇宙又何嘗沒有一個章法？

人還是不免要比，於是各個文化都有它的堯舜之世，也都嘆息人心不古。比了之後就喜歡這個，厭惡那個。其實這裏也是一個大章法，其中的每一個時代也都是不可少的節目。

人子寫到最後幾篇時，我心上越來越清楚這一段美好的寫作生活要告一段落了，便越來越捨不得收束。但是不能不收束，因為行文、章法的氣勢使然。

人子要出版單行本了，我深知我自己的感覺，想要緘默。但是不能不說說寫這書的心境，因為我也深知朋友的情誼要我如此。

話說到這裏，就讓我們不再耽擱，一齊起身，尋覓一個門徑，走進人子故事的荒誕、又真摯的世界去罷！

鹿楊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於
美國康州、且溪、延陵乙園

人子

前言

原序

一、

汪洋

二、

幽谷

三、

忘情

四、

人子

五、

靈妻

一 七 五 七 二

六、	花豹	九
七、	宮堡	九
八、	皮貌	一〇七
九、	鵲鷹	一三五
十、	獸言	一七二
十一、	明還	二〇二
十二、	渾沌	二二
	不成人子	二五
後記		二五

原序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說來幾乎已經三十八年了，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我爲這本書埋下了這一粒種籽。

天津南開中學實在是一個好學校，我們那時在各科門都有真正的好先生。現在我自己已經在大學及研究院執教不止三十年了，今天要以這本書來禮敬當年在南開中學的兩位國文老師：葉石甫先生、同孟志蓀先生。

在這以前，我十一歲的時候，更有一位鄭菊如老先生授我中國古籍，

鄭先生上課之外常常帶我出去到市街上散步，或是下小館兒。我就坐在桌邊，一面聽他說古話今，一面看老先生自斟自飲。

這三位老師每位祇教了我一年：鄭先生教我時是在天津公學，那時我讀初中一。第二年我轉學南開。後來一直到高中二，我才上葉先生的課，葉先生講先秦諸子。高中三，孟先生才教我。孟先生授我詩經、楚辭及漢、魏晉以來的中國文學傳統。

前後短短三年，我從三位老師所受的益處至今受用不盡。因為得了他們給我的教育，在我心目中，中國的文學及哲學思想一直是一個活鮮鮮的、有生機的整體。不是歷史陳跡，更不僅是狹窄的學術論文研究對象。歷史的經驗，同人生的迷惘以及理想，都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古往、今來，都同時在我的心智活動中存在。

今天，我動筆要把近四十年來，斷斷續續構想的一串兒寓言式的小故事寫下來時，我不僅懷想那時的師長，也憶起當年的同窗好友，更無一刻不惦念這光輝無限的文化的命運。

人子這個書名是最近起意動筆時才採取的。書中第二篇，「幽谷」的

原稿是我三十四年前一本未完稿中的一個小故事。那時我自西南聯合大學休學到香港去陪伴剛自海外回國的父母親。多年來生活在學校裏，成天想念家裏的溫暖，到了父母身邊又忘不了學校裏的友情，天天寫不完那些給同學的信！

這些信，也是信也是稿子。於是才想起要收集，才把後來又寫的當稿子選了，往一個本子裏抄，並隨手借取杜甫名句爲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邊秋一雁聲」。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戰鼓正急，行人、魚雁，兩樣都多艱苦。我希望把稿子存起來，將來有機會再改寫。

不久，我又回昆明去讀書去了，「邊秋一雁聲」才收了三四篇也就停了。可是這一篇「幽谷」中的情景，這些年中不會在心上消失過。今天自回憶中把它改寫出來排在前面爲人子故事做個引子，一面紀念我早年人生旅途中的同伴們，一面希望人子的讀者能把這些小故事當一個朋友自述心境的書信來讀。

「汪洋」本身又有它的來源。這題意起自三十八年前，高中快畢業的時候，由孟志蓀先生命題所作的一篇自述的文章裏。因爲我的先生們一向

獎勵心智生活中的真摯，我就放手寫了一篇很大膽的文字。寫時自感痛快，可是交卷以後不免有些忐忑，想也許會受責罵。可是那一番思索及寫作的經驗使我在思想上進了一步，已不能再退後，也就把心一橫，等待老師的反應。孟先生不但沒有責罵我，反而懇切地嘉許我坦率的態度。今天，我以「幽谷」來引領讀者進入人子的世界，又先以「汪洋」為題來回憶幼年時對人生的一種不甘自我限制的心情。所以「汪洋」又是自人生經驗轉入文學經驗的引子。

最近因為六本木物語快要與讀者見面了，覺得在心理上應該把這新作與未央歌隔開一個距離，免得讀慣了未央歌的朋友不能接受六本木物語的新情調。因此，我暫把六本木放在一邊，先把人子寫出來發表。

這裏所收的文字，除了「汪洋」、「幽谷」、及「忘情」三篇得題比較早以外，其餘的題意都是近卅年內陸陸續續偶然體會到的。早則差不多與未央歌同時，晚則直到目前。其中包括在印度、日本幾次旅行，及在美國讀書、執教各時期，現在寫出來發表的次序則是依了人生經歷的過程來排列：從降生、而啓智、而成長，然後經過種種體驗才認識逝世。最後境

界則是在有限的人生中祇可模擬、冥想而不可捉摸的永恆。

康橋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一日於康橋
(載五月九日中國時報)

一、汪洋

中學快畢業了，許多同班同學連說話用字、舉動神氣都彷彿忽然成熟了許多！最叫人難過的是，越是他們沒有經驗的事，他們在談話時越是要表示在行！本來是一羣抱着理想、虛着心、求知識、辨真偽、明是非的年輕人，現在都搖身一變，成了又自滿、又世故，處處要講利害關係的大人了。

汪 洋

離進大學還有好幾個月呢，已經天天在議論幾所名大學有甚麼異同，

理工或是文法課程都怎麼樣。再往遠一點兒看，索性連畢業以後的生活同事業都用權威的口氣，一套又一套不斷地說。

這種話越聽得多，越難叫人相信有真價值。大家祇像是一夥膽怯的探險隊員，在出發前偏愛炫耀對於陌生旅途的知識同看法。其實所說的話自己也不相信，並且說時連聲音都是戰抖着的。

我們一生之中，多少重大的決策都是在知識不充份時，就不得不勉強拿定的！我們爲甚麼必須在無知的情況下就把寶貴的明天抵押出去了？把我們的明天抵押給學業、前途、戀愛、婚姻、事業、甚至哲學理想？

知識之外影響人生的還有時間。人生經驗裏經常孕育着見解上的改變。時間就是改變的產婆。

從前所追求的，後來也許趕忙摒棄還來不及。昨天的敵手成了今天的同伴。今天覺得天堂也似的幸福，明天想起來，臉也要通紅了罷？

忽然，人事的成敗與是非，哲理的正宗與異端看來都祇像時間的產物。一條又一條歷史的河流，各有其幽遠的淵源，有蜿蜒的沖匯，又時時有激起的怒濤，最後還是一齊進了汪洋大海沒了踪影。這裏哪一滴水來自哪